

纂圖互註禮記二十卷

（漢）鄭玄注

宋刻本

錢天樹

孫鑒

楊希鈺

兆洛 陳鑾 吳憲 澂 張爾旦 季錫疇 吳輔仁 張蓉鏡跋。框高十八·四釐米，寬十二釐米。每半葉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注文小字雙行二十五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

鄭玄（一二七—二〇〇）字康成。東漢北海高密（今屬山東）人。少為鄉嗇夫，後受業太學，師第五元先，通《京氏易》及《公羊春秋》。復從張恭祖學《周禮》、《左氏春秋》及《古文尚書》。後又師從扶風馬融，融亦以為盡傳其學，遂博通群經。東歸後，聚徒講學，弟子千人。桓帝時黨禍起，被禁錮，於是杜門修業，遍注群經。玄以古文經學為主，但亦兼採今文經說，自成一家，號稱「鄭學」。《禮記》乃其所注群經之一。唐孔穎達奉敕作《禮記正義》，其疏仍本鄭注，可見鄭學在經學中地位之重要。

此書卷首有圖二十五幅，上圖下文，「纂圖」即指此而言。每卷卷端題名為《纂圖互註禮記》，實則書內亦刻有「重言」、「重意」規識，其下標出重言之句及重意之句。「釋文」則以圈識隔之。實際上此書非但帶「纂圖」、「互注」，而且帶有「重言」、「重意」，祇是書名省略，未予標明。這類書在宋代是學子課讀之書，有文有圖，有音義有注

解，還標出重言之句及重意之句，可謂詳盡而通暢。此種解經之書在經學中本不占重要地位，但由於它保存了鄭玄的經注，所以歷來又為研經者和藏書家所珍重。正如李兆洛跋所說：「此宋刻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，義例無足取，而鄭注具在，賴可校正時俗之本。」

此本用細竹紙印造，字體頗具柳公權筆意，整體版刻風格極類閩建刻本，故季錫疇跋稱：「此書為南宋麻沙本，足備鄭注參核，自可珍賞。」今考書中諱字極不嚴格，遇殷、敬、竟、讓等字均不缺筆，遇玄、弦、徵等字則有缺有不缺，表現出極大的隨意性，這是坊間刻書的常見現象。然於匡、筐、恒、貞、偵、慎、敦等字，又都缺末筆，以示迴避。特別是對「慎」、「敦」二字避諱尤嚴。如卷十一的「擇師不可不慎」，卷十六的「君子戒慎」，卷十七的「《詩》云：『淑慎爾止，慎爾出話』」、「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」、「事君慎始而敬終」，卷十九的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」等句，其中的「慎」字都缺末筆，表明對南宋孝宗趙昚的嫌名避之甚嚴。卷十六的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」，注文中的「大德敦化，厚生萬物」等句中的「敦」字，亦均缺末筆，又表明南宋光宗趙惇的嫌名諱也已

迴避。此外，於纘、曠、壙等字均不缺筆，按宋代諱法，為避寧宗趙擴之諱，凡與「廣」組合成字者，均須缺筆迴避，此書不缺，說明此書之刻還未到寧宗之世。與「擴」字相關，諱法規定「廓」字也要缺筆迴避，而書卷二「然祥而廓然」、注文「廓，苦郭反」等句中的「廓」字均不缺筆，也證明此書之刻還未到寧宗時。據此，可以判定此書當刻於南宋光宗一朝。而光宗臨朝極短，祇用紹熙一個年號，行用五年（一一九〇—一一九四），故此本似可定為「宋紹熙福建刻本」。

此書卷前有篆文大字書寫「宋刊纂圖禮記二十卷」九字，落款為「康熙甲午秋月，鹿原林佶題」。按，林佶字吉人，號鹿原，清代侯官（今福建福州）人，生於順治十七年（一六六〇），康熙三十八年（一六九九）舉於鄉，康熙五十一年（一七一二）賜進士，授內閣中書。他以書法擅名當時，經他寫樣上版鐫刻的圖書，稱為軟體寫刻，名噪一時。此書還有程恩澤、尤侗簡短識語，亦皆為此本增色。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